

性、謊言、運動員(六)

記者 陳筱玉／特稿

「他們把我們叫到一間房內，命令我們下半身全部脫光，然後一個個躺在沙發上，把腿打開……」

這不是A片，是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奧運會某些女運動員接受性別檢查時的鏡頭，女子現代五項金牌得主英國瑪麗·皮特絲事後含著淚說，那些醫生在她兩腿之間極盡一切能事的撫摸，讓她覺得那面金牌簡直就是糞土。

然而皮特絲的遭遇還不是最奇異的。一九六六年世界田徑賽於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行時，大會事先就宣布要作藥檢與性別檢查。

結果所謂的「性別檢查」竟然是讓所有女運動員上身全部脫光，列隊步行過一個類似司令台的場面，上面即坐著「藥檢」人員。

那一次被藥檢的女運動員人數多達兩百四十三人。

之後，也在六六年，一個更恐怖的藥檢方式出現在大英國協運動會。這個號稱全球最文明的運動組織，於性別檢查之際竟採取「脫樣藥檢」，所有得牌的女將或被人懷疑性別有問題者，一律被要求在一群藥檢人員面前裸露下體，甚至被要求作各種動作來暴露她們的生理特徵。

這種性別檢查方式誰受得了？誰又肯受呢？一九七二年慕尼黑奧運會後，全球女權運動群起攻之，要求國際奧委會放棄那種侮辱女運動員的檢查方式，國際奧委會逼不得已，才宣布放棄「肉眼檢視」，改由實驗室中去檢驗染色體來判別女運動員夠不夠女人。

知人誰事性手選女 點三第查檢

annel
台查詢

